

後山居士文集

十一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八

陳師道 無已



策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

陳八

〇

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孥戮女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誦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羗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

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効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真著于篇

臣惟陛下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

陳八

三

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常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以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

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
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
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
廉李之戰鬪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
足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
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臯非聖人
之道有所不冝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
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
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
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
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
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
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
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
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于鬼神
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
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
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

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
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
周文之時三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
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
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
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
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
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
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
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
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者蓋
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
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
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
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
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
霸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恥之夫德
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

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
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
蒐田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
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
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
用其民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
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
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
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勳刑蓋未用
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
戮蓋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臯隸也魯
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
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剕也材
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
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
殺猶今之言臯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
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
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

罰弗及嗣臯陶之善舜也臯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

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追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

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者也臣謹案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

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政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

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
爲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
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爲臣愚敢爲陛
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
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
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
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米粟可得而食
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保
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

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
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
繼也此霸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
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急
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効于四
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
西羗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
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羗

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
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
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
態國之大患也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
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
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
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

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
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
之以利則有臯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
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
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爲未也
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
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
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
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

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羗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後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

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又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彊精神內守則邪癘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

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
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
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
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霸既不能拒
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
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
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歐之
則已暴者爲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麇芻
不可謂政彊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
之武王是也兩彊不相下則相傷故下
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
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
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
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
兩亡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
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
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

所以爲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責夷狄
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
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事匈奴以尊
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
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
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
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
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
徙降羌令居馴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

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
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
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
爲耻舜不以爲臯蓋德不懷則修刑刑
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
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
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
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
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

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
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
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
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
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
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
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
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
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
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
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
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
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
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
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
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

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

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効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

先王所以同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
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
內建六卿以逆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
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達其刑禁正人
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于朝覲而
考于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
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
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
尚文是之謂治至于上失其政而下擅

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
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
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貴進
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
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
者以謂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
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
作爲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

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殷人貴富
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疆自
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
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疆於
魯衛之間耳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
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
之際兵行中國則常疆矣國無其人能
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
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衰
陳八
一
而魯未常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
三桓弱魯以爲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
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
其盛也喜爲異說以自智或者有所傳
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爲二公
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
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
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
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

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爲化以德爲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

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旣明風俗旣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之終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

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
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
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
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
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
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
不苟察而不苟之道也古之人有之堯
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
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

九歌申之以四臯而庶績熙矣此無難
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
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
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
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
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
之論則退避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
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

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

陳八

古

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爲明以刑爲義以律爲法以賞罰爲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臯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耦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之時匈奴之疆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

王成以僞蒙褒賞而俗吏習爲虛名欺
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
有罪爲不苛黃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
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
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効
若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爲
寬宣帝爲察而不知兩君未常定其所
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
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
釋之之論未常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
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
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爲治以安民爲本
棄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
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
本也可不務乎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八

